



DLTV:

1996 ~ 1999 年

获全国

“飞天奖”

“五个一工程奖”

电视剧选

迈向新世纪

上 卷

马世顺 主编
辛敏成（执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迈向新世纪

——DL TV 电视剧:1996 年—1999 年
获“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电视剧选

(上 卷)

主 编:马世顺 辛敏成(执行)

编 委:马世顺 辛敏成 郭培祥
卢文燕 王传珍

特邀编审:王传珍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迈向新世纪:DLTV 电视剧:1996—1999 年获“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电视剧选(上、下卷)/马世顺、辛敏成主编,一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0.5

ISBN 7-5033-1264-5

I. 迈… II. ①马…②辛… III. 电视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1821 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821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北京华正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5

字数:935 千字

(上、下卷)定价:76.00 元

序

仲呈祥

大连,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新月异的一座极有魅力极富有个性的美丽城市;而本书,是极具创作韧性的大连电视剧工作者多年辛勤劳作的结晶。

这确是一部极具特色的我期盼已久的电视文化书籍。

近十年来,我一直呼吁年轻的电视文化与悠长的书籍文化结缘互补。这不独因为源远流长的书籍文化宝库,为迅猛发展的电视文化提供着丰富多样的养料;而且,因为再优秀的电视文化作品,对于一般观众来说,都是稍纵即逝的一次性消费品。唯有将其转化为书籍文化,方能令一般读者都能一册在手,反复阅读,深入品味。当然,我这里讲的是迄今为止的现象。至于今后伴随着现代电子高科技的发展以及网络文化的普及,那将呈现出另一番景象。须知,主要靠鉴赏作为视听形象日渐形成的思维方式与阅读作为文字形象日渐形成的思维方式,是有着明显差异的。弄不好,前者容易养成坐不下来、读不进去、想不深入的习惯和毛病。这是于整体文明素质的提高有重大关系、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而倡导电视工作者在完成电视文化作品的创作后,再坐下来进行一番冷静的总结和思考,将其创作的电视文化作品成功地转化为书籍文化出版发行,这就不仅有利于敦促电视工作者养就坐得下来、写得出来、想得深入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而且也为广大观众和研究工作者们提供了可供反复品味的读本。这于当代中国电视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整个国民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都功在千秋。

大连历来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早在本书之前,大连就将新时期以来的在全国范围产生广泛影响的优秀电视剧作《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一个姑娘三个

兵》、《两个姑娘两个兵》、《三个姑娘一个兵》等——转化为书籍文化出版发行,体现出可贵的远见。如今,大连又将自 1996 年至 1999 年间创作的 8 部荣获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的优秀电视剧作结集并收入了相关的评论出版发行。可以说,要研究大连的新时期文化发展史,不可不研究作为大连新时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发展史。而要从事这种极有价值的研究,除了拥有那些荧屏上的电视剧作品之外,还拥有了陈列在图书馆书架上的一整套与之相应的书籍文化,那么,我们对大连电视剧实践的分析综合和抽象概括,就更容易达到新的理论思维高度。可谓福荫所及,不独当代。

大连作为当代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北方重镇,对中国电视剧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已为广大观众所熟知。而大连注重将电视文化成套地转化为书籍文化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我以为对全国也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一是大连主管部门领导的远见卓识,二是大连电视剧工作者们对这种转化工作的孜孜不倦和高度责任感。这两条,促成了大连的优秀电视剧作能源源不断转化为书籍文化。我于赞赏之余,衷心祝愿大连的电视剧创作再获丰收。

是为序。

目录

上 卷

序..... 仲呈祥 (1)

文学剧本或工作台本

已录 坨子屯纪事(16集) 石 零 (1)

已录 突围(15集)..... 高满堂 (191)

已录 你好,西拉沐沦(6集) 申平 中夙 洪刚 (380)

下 卷

已录 咱那些日子(18集) 高满堂

(888) 高书堂 孙建业 (432)

已录 法官谭彦(2集)..... 高满堂 高奇志 (730)

已录 太阳小队(1集)..... 陈昌平 (763)

已录 飞来飞去(2集) 高满堂 齐 峰 (774)

已录 完美的世界(2集)..... 卢彩莲 (810)

评 论

《坨子屯纪事》9人谈..... 李 准 杜 高

李兴叶 刘扬体 曹 惠 陆善家	
田本相 李 下 童道明	(840)
喜看中国农民的新创业史·····	王啸文 (847)
万类霜天竞自由·····	刘扬体 (851)
重返心灵的家园·····	张玉珠 (854)
追寻心灵的归宿·····	司 达 (858)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宋鲁曼 (861)
《法官谭彦》5人谈·····	杜 高 解玺璋
王啸文 彭加瑾 李 下	(865)
《咱那些日子》评论综述·····	郭培祥 (874)
购一张旧船票 登上回忆的客船··	文 文 (878)
追寻《完美的世界》·····	国 胜 (880)
让你的天空最美·····	孟 源 (882)
《太阳小队》随想·····	金 铎 (886)
成功的“第一次”·····	曲 芳 (888)
有关“太阳小队”的话题·····	郝 岩 (891)
遥望昨天·····	刘 东 (894)
简评《飞来飞去》·····	张德祥 (896)
真诚·热情·理想·····	高满堂 (897)
抓精品、促繁荣,开创电视剧生产的新局面	
(代跋)·····	辛敏成 (900)

砣子屯纪事

石 零

第 1 集

大连湾,七月。海面辽阔,天朗气清。一个个悬在筏绳上的玻璃浮漂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在筏绳之间聚集着一只只木船,它们随着涌动的潮水在海面上晃来晃去。

朦胧中,能看见远处海岬上高耸的烟囱和厂房,以及停靠在码头上的轮船。那是大连市区。

海面。木船上的人把养殖的“海红”从筏绳下拖到木船上,每只木船的“海红”都堆得像小山一样,压得船帮几乎都快没入水面了。海面上如同丰收的庄稼地似的,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陈海亮一手握着舵把,腾出另一只手帮着刘国喜把“海红”拉进船仓。他的嘴里一直叼着根香烟。陈海亮四十三岁。脸上布满了皱纹,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

刘国喜:“叔,你看车来了!”

陈海亮朝屯子的方向看了一眼。远眺砣子屯。其实根本就看不见车,只见一股尘土从远远的山道上滚过来。

砣子屯在深入海中的一个半岛上,三面环山,屯子就在半山坡上。离半岛不远有一块圆形的礁石,这里的人叫它砣子。当退潮的时候有一条沙路把砣子和半岛连了起来,砣子也是村子的一部分。砣子上有座灯塔,已废弃多年。

砣子屯 海边。到处是蒸煮“海红”的锅灶,到处是丢弃的“海红”壳,到处烟气腾腾。屯子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乎都来到这儿了,为收获和加工“海红”忙碌着。

陈建华、陈建云和刘红艳把蒸煮过的“海红”剥离加工。陈建华、陈建

云是陈海亮的女儿。陈建华十八岁,陈建云十六岁。刘红艳是刘国喜的妹妹,也是十六岁。陈海亮的妻子李淑兰既要忙着加工“海红”,又要不停的照顾旁边的锅灶。她今年四十二岁,但看起来挺老相。她们身边的塑料筐里装满了白生生的海红肉。

远处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来了!收海红的来了!”海边上的人一下子就欢腾起来了。

陈建云:“姐,来了!”

砣子屯 通往海边的路。卡车咣哩咣当的开过来了,这是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解放牌卡车。一群孩子跟在汽车的前后左右跑着。

贾呼噜是个胖子,四十开外,他把头伸到车外面,扯着嗓子,一个劲儿地喊。

砣子屯 海边。人们几乎像冲锋一般的扛着、抱着、抬着装满了“海红肉”的塑料箱、木桶、脸盆朝汽车开来的方向跑过去。车还没停稳,人们就围了上去。几乎是眨眼之间,卡车的周围就排了满满的一圈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热闹得像过节一样。贾呼噜和他的一个帮手从车门跳到槽帮里,帮手把磅秤推到车箱后面,然后又要将后槽帮打开。

贾呼噜:“让开点让开点,别碰着了,碰了谁可都不好,我放了啊。”

他们把后槽帮放下去了。

陈永旺:“老贾,来啦!”陈永旺三十八、九,一个挺老实的人。

孙二家的:“呼噜啊,咋这么晚才来,我还当你把咱们砣子屯给忘了呢。”孙二家的是孙二的老婆,三十二岁,大名徐桂花。她办事风风火火,说话口无遮拦。

老贾:“嘿,好说了,有你在这个屯子里我还能忘了?想我了是不是?”

孙二家的:“想。”

贾呼噜:“那好办,跟孙二说说,今晚我可就不回去了。孙二,怎么样?”

孙二只是嘿嘿一笑。孙二和他的老婆相比,就显得有些太“文静”了点儿。

孙二家的:“这事儿你不用问他,你把你书包里的钱都掏出来,一晚上算什么,干脆你就在我家过年得了。”

贾呼噜的脖子上挎着个书包,那里装着钱。人们笑。

陈永旺(一本正经地):“哎哟我妈,两个人你伺候得过来?”

李长胜:“行喽,孙二家的劲足了,就是两三个小伙子也没问题。”李长胜

二十八岁,是个光棍,他一说完就装作没事一般,把头扭到一边去了。

人们又笑。孙二家的:“谁了谁了?谁嘴那么贱?”

就在他们打情骂俏的时候,挤在前面的人已经把“海红”端到车上了,孙二家的趁机把“海红”放到了贾呼噜的脚底下。

贾呼噜:“干什么干什么?都拿下去,什么烂东西,往眼皮子底下戳什么。”

孙二家的:“哎哟哟,看你说的,还烂东西?你看看这一个个长的多水灵,哪个不跟大姑娘的脸蛋似的。”

孙二家的抓起一把“海红”肉递给贾呼噜看。

贾呼噜:“我不看,(踢了一下脚下的海红)都拿一边去。(朝车下看了一眼)哎,有没有扇贝?有扇贝的往前面拿,先收扇贝。”热闹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人们小声地议论。

卡车四周摆着的都是白生生的“海红”。

贾呼噜:“……哎,有没有?有海胆没有?有海胆也行。有就往前面拿,今年扇贝和海胆的价钱可是好啊,我这趟走了,下趟可不定准什么时候来,要卖就赶快出手,再留着就长蛆了。”

陈永旺:“别喊了,今年咱蛇子屯除了海红,就没别的东西。”

老贾:“都是海红?”

孙二家的:“都是海红,今年咱这儿海红可是好了,你要多少有多少。”

陈永旺:“只要你给的价钱公道,咱就都卖给你。”

贾呼噜:“嘿,你还要价呢,白给我还不要!”

孙二家的:“咋了?”

贾呼噜看了一眼摆在四周的“海红”。

贾呼噜:“我操,你们怎么尽养海红了?”

海面。几只满载着“海红”的木船朝岸边的码头驶去。

刘国喜和陈海亮一起摇橹。刘国喜十九岁。筋骨壮实,有虎虎生气。陈海亮陡生怜爱。

陈海亮:“国喜啊。”

刘国喜:“啊?”

陈海亮:“卖了海红,一过秋,你就盖房吧。”

刘国喜(一阵惊喜):“……怕钱还不够吧。”

陈海亮:“啥叫个够?力气不就是钱?……人得让事儿逼着,一逼,就啥

都有了,不逼着啥事儿也干不成。”

刘国喜:“是。叔,我听你的。”

砣子村 海边。贾呼噜和他的帮手从车上跳下来,把后槽帮关上。

贾呼噜(没好声):“躲开躲开!妈的,忙得快连裤子都提不上了,跑到这穷鸡巴地方瞎溜达什么了。操!”他骂骂咧咧的朝车门走去。

陈永旺:“老贾,咋了?”

李长胜:“怎么,说走就走了?”

孙二家的:“咋?你咋掉屁股就走,不收了?”

贾呼噜:“收个屁,臭哄哄的海红现在扔他妈的大街上都没人要,我收回去干什么?收回去沤大粪?”

孙二家的:“你真不收了?”

人们听说不收了,一下子炸了窝。

“不收了?咋就不收了呢!”

“不能不收啊,我们可就指着这点海红过日子呢。”

李长胜把正要上车的贾呼噜一把揪了下来。

李长胜:“哎,你不能这么就走,去年你是怎么跟我们说的,去年你可是说海红有的是人要,我们才养海红。”

贾呼噜:“去年是去年,今年人家又都不要了,皇历还一年一个哩,我有什么办法?……再说了,去年我还让你们养海胆养扇贝呢,你们咋不养?嗯?”

孙二家的:“哎呀大哥,你说的容易,那海胆扇贝是谁说养就能养得了的?”

贾呼噜:“咋不能养?孩子咋养的,能比养孩子还难?操,你们尽找那些轻省不费力气的贱玩艺伺候,养孩子还得叫唤两声呢。算算,不跟你们说这些废话。走!”

孙二家的被噎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一个老太太:“你这么整,我们可是怎么活呀。”

贾呼噜:“哎,哎,老太太,话可不能这么说,这不是谁整谁的事儿,我总不能收一堆卖不出去的烂货,那你们让我怎么活。得了,明年你们多养扇贝吧,那东西永远是金贵货,小鼻子日本人就希罕那东西。”

他咣的一声关上车门,卡车发动了起来。人们一下子呆傻了。卡车开了出去,人们不知所措。

孙二家的:“不能便宜了这孙子!别让他跑了!”

李长胜：“对，不能放了他。”

人群忽地拦住了卡车。

贾呼噜(打开车门)：“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李长胜：“你他妈的想走就走，你欺负人啊。”

愤怒的人们立刻围了上去，又叫又骂，贾呼噜吓得赶紧关上了车门。爱热闹的孩子不失时机的攀上了车箱。

那个老太太扑到车前哭叫起来：“我的天呀……”

人群乱了。这时有人喊了一声：“村长来了。”

村长王兴业从人群外匆匆走来。他五十岁。

“村长……”

“村长啊！”

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村长王兴业。

贾呼噜：“行了行了，有话找你们共产党管事的说去，把路让开，让开！”

贾呼噜频频地揪喇叭。

王兴业：“咋了，老贾？”

贾呼噜：“你这不是都看见了，得让咱走啊，围着不让走这不对吧？买卖买卖，这是两方情愿的事，哪有人家不愿买的，还非要人家买不可？没这个道理嘛。”

王兴业：“可当初你说过收海红，村里人才养的，现在不能说不收就不收了。干事总得讲个信用嘛，咱共产党办事靠的就是个认真二字，说过的话就得算数，是不是？”

贾呼噜：“村长，我不是党员，你别跟我说这个。”

王兴业：“你不是党员，可你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也得守共产党的规矩呀。”

贾呼噜：“我懂买卖这码事儿共产党的规矩是怎么定的，反正我就知道赔钱的买卖我不干。你干？你们谁干？”

王兴业一时说不出话来。陈永旺朝四下里看了看，往人群外面走。陈建华、陈建云和刘红艳站在人群外边，守着她们的“海红”。陈永旺从人堆里挤了出来，孙二家的也挤出来了。

陈永旺：“建华，你爹呢？”

陈建华：“我爹他们拉海红还没回来。四叔，他们真不收了？”

陈永旺和孙二家的往码头那儿走了。

砣子屯 小卖店门前。小卖店建在村口的崖头上,这儿地势较高。从这儿,可以一眼望尽海边和码头。这里是进出村的必经之路,也是村里人爱在这里歇脚聊天的地方。村里有几个上岁数的老人坐在这儿看着下面发生的事情。

老人甲:“别管怎么说,说了不算可不好。”

老人乙:“去年他说过海红好卖,这话我都听说过。”

王广仁:“他的话能听了?他是什么人?早十年前公社割尾巴那阵子差点儿就把他划成坏分子啦,就这人……”

他是现任村长王兴业的爹,七十二岁。从土改一直到十年前,他都是这个村的村长,所以说说话气粗又很倔。

老人甲:“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喽。”

王广仁:“什么时候?人都有个历史性,甭管到什么时候,该什么样他还是什么样儿。”

老人乙:“可去年也没人站出来说别信他的话呀,现在说这话有什么用了。”

老人丙:“就是啊。”

王广仁:“……说什么?现在谁听谁的,哼!”

老人甲:“那不是白说了。”

话不投机,王广仁站起来气呼呼的走了。崖头下还在乱哄哄的吵着。胡秋萍一直站在这儿看着下面发生的事,她还得不时的回头照看一眼小卖店。她是小卖店的主人,今年三十八岁。因为经营小卖店,风吹不着,日晒不着,比起村里其他的女人,她就显得很白净,再加眉眼也俊俏,在村里算得上是个漂亮的女人。王广仁从她的身边走过。

胡秋萍:“大爷,走?”

王广仁:“不走干什么?有什么好听的。”

砣子屯 海边。拉海红的人:“咋了?”

孙二家的(咋咋呼呼的):“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她脚不沾地的往前跑。陈海亮的船已经靠岸了。

砣子屯 码头。刘国喜把锚链抛到海里。陈永旺赶到码头。

陈永旺:“老大!”

孙二家的:“老大啊,可是出大事了……”

他们站在岸边朝船上喊着。

陈海亮：“咋了，出啥事了？”

陈永旺：“老大，贾呼噜他不收海红了。”

孙二家的：“他把说过的话都当屁放了，这不是活欺负人嘛……”

他们争抢着说话，都搅合到一块去了。

陈海亮：“啥？我听不清。”

陈永旺：“贾呼噜他不收海红了。”

陈海亮从船上走下来。

陈海亮：“他没说不收为啥不收了？”

陈永旺：“他说今年的海红臭大街了。”

孙二家的：“他说不收就不收了，咱这一年不就白折腾了？连本儿带力气不就都喂了王八狗了。”

他们边说边往前面走。陈永旺：“老大啊，你可得快想想办法呀。”

陈海亮：“那边没个主事的？”

陈永旺：“去了，村长去了，可他说话跟不上劲。”

孙二家的：“老大，你去说说，他还就听你的。多少让他收点，咱盼啊盼了多少日子，就指着这点进项了。”

陈海亮：“他听我的？他现在就听姓钱的。”

刘国喜也三步并做两步的赶上来。

陀子屯 海边。贾呼噜的那辆卡车还是被围得死死的，村长王兴业和贾呼噜已经吵起来了。

陈海亮和陈永旺、刘国喜、孙二家的赶来，陈海亮站在外面听着。

王兴业：“……我告诉你呼噜，别共产党刚给你两天自由，你就不知道自己老几了，还要起了旧社会渔霸的那一套，欺行霸市呀你……”

贾呼噜：“你告我去吧，我告诉你王兴业，你是你们陀子屯的村长，你咋唬你们村里的人行了，咋唬我，没门！今天我还就是一斤也不收，我看你能告到哪儿去！”

陈海亮低下头跟刘国喜说了几句什么，刘国喜转身走开。

王兴业（气得说不出话了）：“你，你，我告诉你，你这样做决没有好下场，你等着瞧吧。”

贾呼噜：“我等着，我等着！”

王兴业对村民，义愤地：“我说，咱什么也别怕，就他？能卡住咱的脖子？国民党、修正主义也没卡住我们。现在他想买咱还不卖他了，一斤也

不卖。滚,让他快滚!”

村长王兴业愤愤地从人群里挤出来。

王兴业:“不得了不得了,这简直是反了天啦……”

一个村民:“村长,那我们怎么办?”

王兴业:“怎么办?没他这个个体户,我们砣子屯的人就能饿死?”

刘国喜经过陈建华身边的时候,陈建华一把扯住了他。

陈建华小声地:“你去哪儿?”

刘国喜:“有事儿。……待会儿我再告诉你。”

说完,他慌慌张张地跑了。陈海亮从人群外挤进来。贾呼噜气愤难平。

陈海亮:“让开点,让开点,这么热的天,都挤在一块儿,也不怕捂臭了?有什么好看的?没见过呼噜,还是咱呼噜长的比以前俊了?让我看看。”

他的一番话,紧张的气氛松弛下来。一群小孩在卡车上又蹦又跳。

陈海亮:“都是谁家的?下来下来,你们就不怕呼噜把你们家的孩子都拉走了,这些孩子可是值大钱了,他现在挣钱可是都挣红了眼了……”

人群中出现笑声,大人们赶快把卡车上的孩子往下抱。贾呼噜的脸色也缓和了下来。陈海亮把一根烟递给了贾呼噜,他端详着贾呼噜。

陈海亮:“还是那副熊样儿,没变。”

贾呼噜:“别扯了。”

陈海亮:“……你跟我说句实话,今年这海红是咋了?”

贾呼噜:“今年这买卖是不能做了,五毛钱一斤你还得跟那帮南蛮子说好话,你说这生意还能做?”

陈海亮:“什么?五毛钱一斤了?”

贾呼噜:“就是。你们整天蹲在山沟里,外面的行情一点儿不懂,光说大话吹牛皮顶个屁用。”

人群骚动。陈海亮两眼死死地盯着贾呼噜。

陈海亮:“呼噜,你跟我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可得跟我说实话,海红真是这个价了?”

贾呼噜:“我,我要是跟你说半句假话,我是这个。……不,我就是你养的。”他先比划了个王八样儿,觉得还不够劲儿,又加上了一句。

陈海亮:“……我信。那,那你怎么想法也得收点儿,我们这屯子老老少少忙了一春一夏,就等着这点收成呢,都等着这点钱办事呢。看病的、修房的、娶媳妇嫁闺女的。就算你拉我们砣子屯的人一把,也算我求你了,你刚

才说多少钱？五毛钱一斤，那你就五毛钱收了吧。”

孙二家的：“五毛钱就卖给他了？那咱除了本钱可就没什么了。”

贾呼噜：“我也不要呐，不要。五毛？我五毛钱收你们的海红，五毛钱再卖出去，我吃饱了撑的？”

陈海亮：“那你出个价。”

贾呼噜：“多少钱我也不收。老大，你得为我想想啊，我收了你们的海红，一斤顶多赚你们个一分二分的，弄不好还得臭到我手里，这买卖我不能做。不是我跟你们陀子屯的人过不去，是今年这老天爷跟咱过不去，我没办法啊。反正我是不能收，要不你们就把我打死得了，要不就是我收了你们的海红以后自己跳海去。老大你看着办吧。”

人群沉静，有人哭泣。

陀子屯 山坡上。刘国喜和另外两个小伙子，拎着铁锹、镐头沿着山坡，不顾沟沟坎坎，拼了命的跑。他们翻越了一道山梁。

陀子屯 海边。人们还围着卡车，谁也不说话，大家都等着陈海亮拿主意。陈海亮和贾呼噜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对峙着。陈海亮朝远处看了一眼。

陈海亮叹了口气：“算了，捆绑不成夫妻，走吧，让人家走吧。”

孙二家的：“让他走？他走了我们怎么办？”

陈永旺：“老大？”

人们依然围着卡车不放。

陈海亮：“都闪开，让人家走！”

人们让开了一条路。贾呼噜赶紧钻进车里，车慢慢地开了出去。

贾呼噜：“老大，你自个儿要是有什么事，说话。”

陈海亮看了看他，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开了。有一个女人带头哭起来，引来女人、孩子一片哭声。李长胜气咻咻的把一筐“海红”举起来想摔了。刚举过头顶，想想又放下了，一屁股坐到“海红”筐里。

李长胜：“我操他奶奶啦！”

王兴业的家 屋内。他在打电话，电话是那种手摇的老式电机。屋里的墙上贴了不少的奖状。

王兴业：“喂，喂，是乡里吗？我找曹乡长啊，曹乡长不在？去哪儿了？”

山坡上。刘国喜几个人从山坡上连滑带跑的奔下来。

山道。山道的一侧就是大海。山道崎岖不平。陈建伟和王颖骑着自行车一前一后的从山道那边过来。

山道崎岖,凹凸不平。他们都是县中学高一年的学生,自行车的后架上夹着他们那厚厚的书包。王颖长得很清秀。陈建伟是陈海亮的小儿子,今年十七岁。

王颖:“……听我们老师说,我们这儿的开发区要建得比大连市区还要漂亮呢,跟深圳一样,哎呀,你说那有多好……哎,建伟,我跟你说话,你耳朵聋了?”

陈建伟放慢了车速:“我听着呐。”

王颖:“那我们砣子屯呢?砣子屯是不是要大变样了?也要盖上大楼了?”

陈建伟:“看你那土样儿,还盖大楼?你就认得个大楼,像我们砣子屯这儿就得盖别墅,修小洋楼。你看外国,越是靠海边的地方楼房越矮。”

王颖:“那倒是。哎,要真是那样的话,还费那个老劲考大学干啥了,考大学图啥?还不就图个好工作,找个好地方。你要是真上了大学,到时候还指不准把你分到哪儿去呢。也许把你分到一个大老远大老远的地方。”

陈建伟:“那可不一定,也许把我分到北京去呢,还兴许让我出国留学呢。”

说完,他哈哈地笑,又加快了车速。王颖紧蹬了几下,他们拐过了一道弯儿。

王颖:“建伟,你现在总气我,总不跟我一个心眼儿。”

在他们的前面,刘国喜几个人正在拼命地挖沟。

陈建伟:“(奇怪的看了一会儿)哎?”

洪水从山上流下来,久而久之就冲出了一条横贯路面的水沟。不过人们已经用大石块把它填上了。现在,刘国喜等几个人又把这些石块挖出来,推到路下面的大海里了。

陈建伟:“你们这是干什么?”

刘国喜:“你别管了,快走你的。”

陈建伟:“不让人家走道了?”

王颖:“你们这不是搞破坏吗?”

刘国喜:“走走,管这么多干什么?(小声)回家问你爹去。快走快走。……哎,路上别多嘴啊。”

陈建伟和王颖满脸疑惑的推车走了。那辆破卡车从山道开过来。路面坑坑洼洼,卡车咣咣咣当地乱响。